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九十三
四

詳校官左中允臣瑭五珠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温汝适

謄録監生臣范　炎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九十三

明 茅坤 撰

臨川文鈔十三

墓誌銘

戸部郎中贈諫議大夫曾公墓誌銘

點次嚴整

公諱致堯字正臣其先封鄫鄫亡去邑為氏王莽亂都

鄉侯據棄侯之豫章家之盖豫章之南昌後分為南豐
故今為南豐人可徙為宜州剌史再世生仁旺贈尚書
水部員外郎公考也李氏有江南撫州上公進士第一
不就太平興國八年乃舉進士中第選主符離簿歳餘
授興元府司録道遷大理評事遷光禄寺丞監越州酒
召見拜著作佐郎知淮陽軍將行天子惜留之直史館
賜緋魚袋使自汴至建安軍行漕詔曰凡三司州郡事
有不中理者即驗之最鈎得匿貨以五百萬計除秘書

丞兩浙轉運副使改正使始諫議大夫知蘇州魏庠侍御史知越州王柄不善於政而喜怒縱入庠介舊恩以進柄喜持上公到劾之以聞上驚曰曾某乃敢治魏庠克畏也克畏可畏也語轉而然庠柄皆被黜楊允恭督楊子運數言事多可人厭苦之公每得詔曰使在外使文全已非吾心也輒不果行允恭告上上使問公公以所守言上繇此薄允恭不聽言苛稅一百三十餘條罷之移知壽州壽俗挾貲自豪陳氏范氏名天下聞公至

皆迎自戢公亦盡歲無所罰既代空一城人遮行至夜乃從二卒騎出城去郡轉太常博士主客員外郎章聖嗣位常親決細務公言之又言民憊甚宜弛利禁是時羌數犯塞大臣議弃銀夏以解之公奏曰羌虛款屬我我分地王之非計也今羌席此刼他種以自助不過二三年患必復起矣宜擇人行塞下先調兵食待其變而已不報二年羌果反圍靈州議臣請去靈州勿事公議曰羌所以易拒者以靈州綴其後也判三司鹽鐵勾院

天子欲以為知制誥召試矣大臣或忌之遷户部員外郎京西轉運使請限公卿大夫子官京師陳彭年議遣使行諸部減吏員下其事京西公曰彭年議無賢愚一切置不用邪抑擇愚而廢之耶擇愚而廢之人材其可以蚤暮驗邪上令趣追使還數論事上感之還公既而王均誅命公撫蜀所創更百餘事李繼遷再圍清遠靈武以丞相齊賢為邠寧環慶涇原儀渭經略使丞相引公為判官公奏記曰兵數十萬王超既以都部署為之

主丞相徒領一二朝士往臨之超肯用吾進退乎吾能以謀付與超而有不能自將乎不幷將西無補也超能薄此重事願更審計丞相及公以為言詔陝西即經略使追兵皆以時赴公曰將在空虛無人之處事薄而後追兵如後何遂辭行上怒未有所發會召賜金紫公曰丞相敏中以非功德進官臣論其不可用今臣受命事未有效不敢以冒賜固辭上繇此貶公為黃州團練副使既而超果敗清遠靈武踵亡會南郊恩復官知泰州

丁母夫人陳氏憂外除授吏部員外郎知泉州公常謂選舉舊制非是請得論改之陳省華子堯咨請託殿上為姦以第昇舉人敗省華堯咨有邪巧材朝廷皆患惡而方幸無敢斥之者公入十餘疏辯之移知蘇州至五日移知揚州揚州守職田歲常得千斛然遣吏督貧民耕民苦之公不使耕天子方崇符瑞興昭應諸宮且出幸祠公疏言昔周成王既卜世三十卜年七百然觀於周禮其經緯國體人事微細無不具則知王者受命必修人

事以稱天所以命之之意不舉屬之天以怠人事也終曰陛下始即位以爵祿待君子近年以来以爵祿畜盜賊大臣愈不懌移知鄂州封泰山恩遷禮部郎中始解揚州受添支差多一月公尋自言惡公者因復絀公監江寧鹽酒西祀恩遷戶部郎中以祥符五年五月丁亥疾不起年六十六階至朝請郎勳至騎都尉遺戒曰毋陷於俗媚佛夷鬼以汙我家人之行所著雙鳬羽翼三十卷廣中台志八十卷清邊前要三十卷西陲要記十

卷為臣要記三卷直言集五卷文集六十卷傳於世尤長於歌詩云以其年十一月歸葬南豐之東園水漬墓天聖元年改葬龍池鄉之源頭始公娶黄氏生子男三人易占嘗為太常博士以能文稱公以博士故贈至右諫議大夫公歿八年而博士子鞏生生三十五年鞏以博士命次公生平事使來曰為我誌而銘之某視公猶大父也其少也則得公之詳如其孫之云始公自任以當世之重也雖人望公則亦然及遭太宗自謂志可行卒

之閑於奸邪彼誠有命焉悲夫亦正之難合也雖其難合其可少枉乎雖其少枉合乎未可必也彼誠有命焉雖然其難合也秖所以見正也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於戱公之節非庶幾所謂大臣者歟

銘曰

既墓而圯乃升宅原誰来求銘公子與孫公初洎終惟義之事維才之完而薄于施乃其後人有克厥家天啓予公非在兹耶

秘書丞謝師宰墓誌銘

法

君姓謝氏諱景平字師宰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陽夏公贈禮部尚書諱絳之子太子賓客陳留公贈禮部尚書諱濤之孫泰寧君掌書記贈尚書吏部侍郎諱崇禮之曽孫初以祖父廕試秘書省校書郎守將作監主簿既而中進士第僉書崇信軍節度判官廳公事監楚州西河轉般倉累官至秘書丞年三十三以治平元年

十二月庚申卒妻尹氏生男女四人皆前死其兄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鄧州穰縣五隴山南謝氏故家河南緱氏君六世祖仕吳越故自陳留公以上三世葬杭之富陽至君始葬陽夏公於鄧為穰人而今以君祔葬君於怨不忮於欲不求雖學之力亦其天性故其孝弟忠信寛柔遜讓莊静謹潔稱於兒童以至壯長而成不充其志施不盡其材此學士大夫所以哀其死而多為之出涕也然君文學政事言語已能自達於一時其於道

德之意性命之理則求之而不至聞矣而不疑嗚呼可謂賢已銘曰

陽夏四子皆賢而材季也早死吾銘其埋今又銘叔嗚呼可哀古之死者以死為息嗟叔方剛何惕之亟昭昭者逝嶷嶷者藏為識在斯銘則不亡

兵部員外郎馬君墓誌銘

機圓

馬君諱遵字仲塗世家饒州之樂平舉進士自禮部至

於廷書其等皆第一守秘書省校書郎知洪州之奉新縣移知康州當是時天子更置大臣欲有所為求才能之士以察諸路而君自大理寺丞除太子中允福建路轉運判官以憂不赴憂除知開封縣為江淮荆湖兩浙制置發運判官於是君為太常博士朝廷方尊寵其使事以監六路乃以君為監察御史又以為殿中侍御史遂為副使已而還之臺以為言事御史至則彈宰相之為不法者宰相用此罷而君亦以此出知宣州至宣州

一日移京東路轉運使又還臺為右司諫知諫院又為尚書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同判流内銓數言時政多聽用始君讀書即以文辭辯麗稱天下及出仕所至號為辦治論議條鬯人反覆之而不能窮平居頹然若與人無所諧及遇事有所建則必得其所守開封常以權豪請託不可治客至有所請君輒善遇之無所拒客退視其事一斷以法居久之人知君之不可以私屬也縣遂無事及為諫官御史又能如此於是士大夫

歎曰馬君之智葢能時其柔剛以有為也嘉祐二年君以疾求罷職以出至五六乃以為尚書吏部員外郎直龍圖閣猶不許其出某月某甲子君卒年四十七天子以其子某官某為某官又官其兄子持國某官夫人某縣君鄭氏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君信州之弋陽縣歸仁鄉裏沙之原君故與予善予常愛其智略以為今士大夫多不能如惜其不得盡用亦其不幸早世不終於貴富也然世方懲尚賢任智之弊而操成法以一天下



之士則君雖壽考且終於貴富其所畜亦豈能盡用哉嗚呼可悲也已既葬夫人與其家人謀而使持國來以請曰願有紀也使君為死而不朽乃為之論次而繫之以辭曰

歸以才能兮又予以時投之遠塗兮使驟而馳前無御者兮後有推之忽稅不駕兮其然奚為哀哀煢婦兮孰慰其思墓門有石兮書以余辭

主客郎中知興元王公墓誌銘

於没既久而不能詳其治行文自可概見

公王氏諱某字某其先著望太原而公之曾大考諱某考諱某皆塋撫州之臨川縣公少力學以孝悌稱於鄉里既壯起進士為漢州軍事推官至則以材任劇在上者交舉之遷大理寺丞知大名府大名縣就除通判忻州又通判真定府府帥王嗣宗恃氣侮折其屬為不法以故久之莫敢為通判者公行嗣宗固不憚稍侵公以氣公恬然不為校也以禮示之而已嗣宗詘服居十餘

日公請視獄獄中繫者常數百人嗣宗意愠輒久之不問吏亦不敢言治公視獄所當者數十人而已餘悉當釋無所坐於是嗣宗趣有司如公指即日斷出之自是事無不聽公所為公賴分別可否而使其政皆由嗣宗以出雖府人或不知公於嗣宗日有助也一府遂治而士以此稱公為長者始公中進士時同進有常陵公者嫉公先以被酒取公敕牒裂燒之公為諱其事以失亡告有司而已及後陵公者為屬吏公舉遷之或非公以

德報怨公曰受詔舉京官彼今為吾屬而任京官吾則舉之何報怨之謂哉且吾與彼乃未始有怨也葢公之行已多如此居一歲移知保州又以舉者移知深州又以選移知齊州二州之人皆曰公愛我已而提點刑獄淮南兼勸農事公於為獄務在寛民而以課田桑為急按渠陂之故誘民作而修之利田至萬九十頃天子賜書奬諭後出氏名付大臣召用而當是時丁謂為宰相先是謂以二人屬公善視之曰皆能吏也至則皆有罪

公發其狀以聞由此謂欲傷公不果而久之公所任吏亦有贓坐即絀公監池州順安鎮酒稅會今上即位移滁州又移知興元府自丁謂得罪徙南方論者皆以公宜復用而公亦且得疾不起矣享年六十二官至尚書主客郎中明年天聖七年葬和州之歷陽縣後若干年公夫人張氏葬而公墓墊乃改卜合葬於真州揚子縣萬寧鄉銅山之原公子六人於是存者二人曰某為殿中丞曰某為進士其四人皆已卒曰某開封士曹參軍

曰某楚州寶應縣主簿曰某曰某爲進士而公以殿中君積贈官至右諫議大夫某公兄孫也受命於叔父而爲銘銘而次公之行事不能詳者以不得事公而公之没叔父皆尚少故也嗚呼於公之行事雖不得其詳而其略所聞如是蓋可以考公德矣銘曰

王亡晉封遠跡南土公始有廟妥其禰祖孰強而勝孰忌以爭孚于恭寛在室而亨嶷嶷之節因時乃發曰黙予咨匪仇予遏邁善不名亦不隕聞寘銘新基維以長存

虞部郎中晁君墓誌銘

尚書虞部郎中晁君諱仲参字孝先以治平四年五月九日卒於通判舒州事其子以熙寧二年正月二十九日卜濟州任城縣諫議鄉吕村之原以葬狀君之行來乞銘掇其語為銘曰

晁望頴川衛有卿丙錯以術用作漢家令魏晉南北史無傳人良正官唐仍不大振開封于家徙鉅野縣辟時藉屯出宋而顯廻奮布衣太子太師宗慤秉政父子一

時三朝四世錫榮丘墓佺令中書為君曽祖有子迪者刑部侍郎乃生宗簡世德孔揚使京東西郎于刑部君實其嗣少則多譽仲父保任主簿上虞宰墨隳政易君仕初從容調胹吏莫玩法墨以廉終弱伸強懾按察擾獄夙如我謀君不為奪械囚于州將范文正歎愛而謂畏宜繩私公勇勿畏君願持此畢身無尤薦監越酒旋宅父憂判官于滁擢丞大理汝州郟城來知縣事富姓賕吏寓田勢家役煩且害君中户愁嗟君裒僞券應手即

辨完蠧噓枯俗戒以勸泰王諸孫上冢入郛卒榜驛隸

君擒而誅將劾中人匿車夜遁移内侍省罪令即訊迄

明年至徒御無譁能聲震越號稱其家易曹濟陰太子

賛善督尉索盗里閭宴衎馬入罷牧地租于民厨傳費

劇輸之殆貧君曰閔哉責豈無豫操書鐫守多絀其數

遷官博士去領開州大築學校卒衣冠游温湯之鹽實

不酬課歲蠲五萬奏自君可㽻疾不治謁巫代毉教以

餌藥盡投詭詞失怙恃者子其娶嫁坐堂朝晡飲酒閒

暇英宗纂極員外于虞比駕二部閲最而除令天子恩
始正郎位攝舒朞年條教逈肆殍来鄰邦賑使無僵扶
攜飽去又遺之種敦於除害未始愛力取縱陽河避羅
刹石析池口征合于銅陵官不失筭舟無危行人幸是
為曠數千載趨令讙呼無有稚艾孤山馬當歳漂百航
鑿秋口浦直走雷江脫險風濤幾五百里章隨驛聞就
付其事方冬告役君夏而徂壽五十五識者歎吁齊公
孫氏作配甚似封永康君誕惟四子端仁端義端禮端

智仁中進士常州司理義郊社郎餘則未仕五女四人歸為士妻石端俁彥俁歸而嫠范胡二壻純粹僧孺幼處于家君孫有五男節符籛其二則女惟君平生外晦內明忤出不意默無與爭祿賙族姻恩稱疏戚庖無朝炊笑語如昔晚尤靜曠病不告遺極談性命方絕之時子丙埋辭衰麗走汴掇其緒餘以質幽竁

屯田員外郎邵君墓誌銘

簡劝

邵公既國燕其子孫處者猶食其初邑至後世遂為邵氏今有田里丹陽者獨為大家其所出往往稱天下君丹陽人也諱某字某少敏爽皇考某欲大就之為破貲聚留師賓以發其材及壯行内修不摽飾為名而有譽於為士者年四十始以進士出佐鎮東軍積功次入尚書為屯田員外郎通判亳州遭毋夫人某氏喪不行以卒君工為詩歌喜飲酒與人交恬如也尤不好官爵至京師一不問權貴人所舍事有類君者自言得遷或勸

君自言終不許然起家十九年更三縣以材奏君者甚衆卒之明年皇祐某年某月弟某某葬君某所以夫人某氏祔子男兩人曰某曰某一女子尚幼銘曰

乘於朝葬於里厥嬪祔之祭則子以完歸親維有祉

度支郎中葛公墓誌銘

以也字為一篇線索雖段落明鬯而文格卑弱矣此體雖别為之終屬卑陋非西京以前文格

葛公姓也源名也宗聖字也處州之麗水公所生也明

州之鄞後所遷也貫曾大考也遇大考也旺累贈都官郎中考也進士公所起也洪州左司理叅軍吉州太和縣主簿江州德化縣令監興國茶場威武軍節度推官知廣州四會縣著作佐郎知開封府雍丘縣秘書丞知泉州同安縣太常博士通判建州屯田員外郎知慶成軍都官員外郎知南劔州司封員外郎祠部郎中江浙荆湖福建廣西提點銀銅坑冶鑄錢度支郎中荆湖北提點刑獄此公之所閱官也州將之甥與異母兄毆人

而甥殺之州將脅公曰兩人者皆吾甥而殺人者乃其兄也我知之彼大姓也無為有司所誤不然此獄也將必覆公劾不為變此公之為司理叅軍也州符徙吉水行令事他日令始至大猾吏輒誘民數百訟庭下設變詐以動令如此數日令厭事則事常在吏矣公至立訟者兩廡下取其狀視有如吏所為者使自書所訴不能書者吏授之往往不能如狀窮輒曰我不知為此乃某吏教我所為也悉捕劾致之法訟以故少吏亦終不得

其意毛氏寡婦告其子以恩義説之不得即使人微捕得之與閒語者驗其對乃書寡婦告者也窮治具服爲私謀誣其子孫距州溪水惡而歲租幾千萬碩舟善敗民以輸爲愁公始議縣置倉以受輸則官漕之亦便州不聽公論之不已倉成至今賴其利此公之爲主簿也中貴人擊驛吏取所給過家以言府府不敢劾公曰中貴人何憚爲吾民而有陵之者吾亦耻之上書論其事中貴人坐絀此公之爲縣於雍丘也屬吏常有隙於公

同進者因讒之公察其旨不聽以為舉首此公之為州於南劔也鑄錢歲十六萬其所施置後以為法程此公之為銀銅坑冶鑄錢也鄂州崇陽大姓與人妻謀而殺其夫州受賕出之公使再劾劾者又受賕獄如初而公終以為不直其弟訴之轉運使雖他在事者亦莫不以為寃復置之獄卒得其姦賕狀論如法此公之為提點刑獄也甲子四百三十五公所享年也至和元年六月乙未卒之年月日也潤州之丹徒縣長樂鄉顯陽村公

所葬也嘉祐元年十月壬申葬之年月日也鄉邑孫氏
令祔以葬者公元配也萬年縣君范陽盧氏公繼配也
良肱良佐良嗣公子也妻太常博士黄知良曰金華縣
君公女也起進士為越州餘姚縣尉主公之喪而請銘
以葬者良嗣也論次其所得於良嗣而為之銘者臨川
王某也銘曰
士歛以養交兮弛官之不忌維公之所至兮樂職嗜事
彼能顯聞兮公則不晰不銘示後兮孰勸為瘁

尚書祠部郎中集賢殿修撰蕭君墓誌銘

單提一事

區希範誅廣西困於兵詔以尚書屯田員外郎蕭君知桂州兼廣西都巡檢提舉兵甲溪峒事至則因其故俗治以寬大廣西遂安而君以材選為荊湖南路提點刑獄未幾以君之信於南方也又以君為廣西水陸計度轉運使方是時儂智高蒐兵誘聚中國亡命陰以其衆窺邊境而邊吏士尚皆不寤君獨憂此以謂必為南方

之患乃選遣才辯吏説智高内屬上書言狀請因以一官撫之使抗交趾且可以紓患書下樞密樞密以智高故屬交趾納之生事以詔問君能保交趾不爭智高智高終無為寇則具以聞君曰蠻夷視利則動必保其往非臣之所能願令中國勢未可以有事於蠻夷則如智高者撫之而已且智高才武強力非交趾所能爭而畜也就其能爭則蠻夷方自相攻吾乃所以間而無事爭議至五六而樞密遂絀君言不報君又奏請擇將吏繕

兵械修城郭以待變亦至五六又皆不報而君以召歸智高果反邕州殺其守將出入廣東西十有一州所至殘破吏士多走死樞密乃更歸責於君以知吉州一時士大夫紛紛欲為君訟君遂絕口無所道世以此稱君長者又因知君智謀果可以任邊事居頃之遂復以為廣東轉運使又以直昭文館知桂州當是時儂宗旦聚兵智高故地無所屬邕州為之謷諸將皆議興師君又獨持招降之議朝廷用君議宗旦遂釋兵服以為西頭

供奉官而邊無事於是君積官至尚書刑部郎中以集賢殿修撰再任會𤨏申紹泰反巡檢宋士堯戰死仁宗使中貴人出視君坐士堯死降知江州而提點刑獄因中貴人言君罪狀朝廷為置獄而君所坐止於贖金諸提點刑獄所言多無之然猶奪兩官以免稍除監撫州鹽酒辭不往以分司南京就第諸公多欲薦起之者君遂告老即以尚書祠部郎中致仕君諱固字幹臣初以進士選桂陽監判官楚州團練推官用舉者二十三人

改大理寺丞知開封府陽武永康軍青城兩縣通判虔州以方略擒盜賜書奬諭移知江州所至皆有善狀推賢舉善東縛姦吏明而不殘於財利尤能開闔斂散故在廣東收銅鹽課皆倍前以十萬數治平三年年六十五以九月十七日卒於家初娶隴西縣君李氏再娶彭城縣君劉氏子男二人洵袁州軍事推官前死洞試秘書省校書郎知鄂州嘉魚縣事女三人嫁江州湖口縣主簿何正臣龔州司户叅軍歐陽成其季尚幼也孫男

女十八人蕭氏故長沙人君曾祖諱處鈞當湖南馬氏時為衡州司馬以馬氏方亂棄其官歸李氏江南不願仕有賜田百頃袁州之新喻新喻後屬臨江軍故今為臨江新喻人祖諱紹考諱世則皆以儒學不仕而考以君故贈官至光禄卿君之疾革也出其奏議焚之其子孫所録傳尚二百餘篇蓋其言詳密多世務之要四年九月二十二日葬君新喻安和鄉長宣里佛子岡銘曰

司馬去荆望此南國君貢厥趾蕭宗以殖致功蠻方時

告厥猶朝為弗聞疆埸用憂受慝不讓退安一州既窮而通終以無偶銘詩幽宫傳載永久

左班殿直楊君墓誌銘

通篇以好武一事相敘歔慼慨

東鹿楊闢狀其先人曰君諱文詡字巨卿少孤鞠於世父世父戰契丹於常山君始十七能以兵入得甲馬其後世父為峽州麻谿寨主合州兵討蠻之叛者君以二十五卒馳前與蠻三千遇蠻傳畏君勇悉還走險其酋

據險下射殺君卒幾盡君以兩矢自下顛其酋而後世父軍亦至遂戡其衆以歸天子賞世父一官而以君屬三班爲殿侍君曾祖諱淵祖諱君正父諱德成皆以經術教授鄉里遭五代變擾皆不仕君亦少敏強記通五經刑名書數然負其材武思一有所奮成功名以故爲武吏稍遷借職監睦州酒由借職三遷爲左班殿直由睦州亦三遷爲邵州武岡寨兵馬監押由武岡歸京師以慶歷七年二月二十九日年七十三而卒初康定中

將相欲五路兵攻夏故相陳恭公為陝西招討使欲君為用知君者皆曰君嘗有所試今其時也勉之矣君不應而辭以疾顧説恭公曰吾士卒惰久矣而數敗以恐卒然敺之以入不測戰久講勝悍強之賊愚不知計策見其危而已恭公默然而其後兵果不得出自是君亦老矣更讀書勸諸子以學無復言兵事方君少壯時喜兵彎弓劔士莫敢伍然仁恕愛物遇人謙謹麻豁士卒殺戮無所擇君為救止全活甚衆其武剛以恩信得諸

蠻蠻有嵩敘上下誠等州刺史至呼君為父終君去不為侵竊君夫人杜氏生三男其長子早卒次闢為大理寺丞次閎三女子皆已嫁其長亦早卒夫人少君十歲以嘉祐二年五月二十三日卒于酸棗而壽與君皆七十三六月二日合葬于陳州宛丘縣友于鄉彭陵原臨川王某曰士之以材稱於世而能以義克者少矣子路學孔子者也然怙其勇以不得死君以此其材至白首無所遇而恂恂自克以考厥終克有名子載其行治其

可銘銘曰

擐堅挽強可扞四方視時弛張以不悖于常維士之良

右領軍衛將軍致仕王君墓誌銘

奇

君王氏諱乙字次公其望在太原而實家大名之元城不知其始所以徙曾祖諱安當周世宗時為閤門通事舍人祖諱廷温開寶中泰寧軍節度副使考諱奉諲右班殿直贈左武衛大將軍君甞舉進士不中因獻其所

藏書秘閣而上書言先臣某逮許王於先皇帝有一日之幸臣實其子天子下其問驗以為三班借職累遷至内殿崇班閤門祗候淮南東路都廵檢使皇祐二年年七十三以右領軍衛將軍致仕卒於海州而以嘉祐二年葬真州之揚子縣某鄉某原以後夫人劉氏祔於是先夫人林氏既葬矣君强記博聞剛毅而聰明好讀書雖老矣讀書未嘗少止於窮人賤士茍義所在樂與之為膠漆一欲以不直加我雖嚴貴人義終不為受也數

上書言事皆中世病而用事者多不聽聽者兩言耳又事之小者然當時蒙其利言楚州可去堰為牐歲省卒二十一萬七千人錢一百三十萬米六萬八千石又言河陰可以茶鹽募入穀而漕之河北為十説以排三司之難三司不能絀其一此當時蒙其利者也宋興百年大定於太宗至真宗内外富矣内外自是遂務以無為養息天下朝廷所尚賢良進士而將相大臣之世用君方慨然懷古人趨赴功業之意欲起貧賤不勢左右而

以其辯智當人主衆圜獨方用非其時卒以不合嗚呼甚可悲也然天下不肖多畏惡君以其伉直而幸其齟齬不得意以老獨賢者哀之耳君子越石泰州觀察判官其次子仁傑為進士女二人嫁進士林度陳州項城主簿宗造余嘗為君僚而與其子越石同年進士也銘其墓曰

強能吾羸吾與之為抗羸者惴惴吾與之為讓卒羸于強以窒于行維其心之亨以實其聲也

内殿崇班錢君墓碣

儁

内殿崇班廣德軍兵馬都監錢君之墓在和州之歷陽雞籠鄉永昌里初錢氏以布衣起王吳越當五代時諸侯王僭悖獨常順事中國道閉無所出則間以其方物取海上輸之天子至宋受命欲一天下吳越王即帥其屬朝京師而盡獻其地天子受其地王之淮海而褒題其子孫蓋至於今百年錢氏之有籍於朝廷者殆不可

勝數而以才稱於世嘗任事者比比出焉君諱某字某右屯衛將軍諱某之子昭化軍節度使諱某之孫吳越文穆王諱某之曾孫錢氏以才稱於世者也其為子弟也父昆稱良焉其為父兄又能教其子弟其為吏又能修其職事而天子常任之以為材始以季父恩公廕補三班借職稍遷至内殿崇班知欽州州人甚愛之歸奏事殿中稱旨遂遷内殿承制提點廣南西路刑獄在廣西四年以功次遷供備庫副使刺舉當法賢士大夫多

嚳之當是時儂智高為姦數熳邊吏邊吏莫能抗諸州
又皆無兵君即奏請戍兵以待變奏至五六而大臣終
不許即復上書求罷又不許而儂智高果反君坐詘三
官監饒州酒居久之稍復遷至内殿崇班廣德軍兵馬
都監至廣德之明年嘉祐二年君年七十一矣以三月
某甲子卒昭化之治和州也凡十八年有惠愛於州人
其卒子孫遂留以葬故君子淇沂沃溥奉君喪以某年
某月某甲子歸葬於永昌先人之兆而淇沂以余曾從

事於文辭自君之將葬至於今三年跋涉而從余以求銘數矣然不止而愈勤噫其若是余不可以無銘於是為之敘次使歸而鑱諸墓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九十三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九十四

明 茅坤 撰

臨川文鈔十四

墓誌銘

荆湖北路轉運判官尚書屯田郎中劉君墓誌銘

并序

直序

治平元年五月六日荆湖北路轉運判官尚書屯田郎中劉君年五十四以官卒三年卜十月某日葬真州揚子縣蜀岡而子洙以武寧章望之狀來求銘噫余故人也為序而銘焉序曰君諱牧字先之其先杭州臨安縣人君曽大父諱彦琛為吳越王將有功刺衢州葬西安於是劉氏又為西安人當太宗時嘗求諸有功於吳越者錄其後而君大父諱仁祚辭以疾及君父諱知禮又不仕而鄉人稱為君子後以君故贈官至尚書職方郎

中君少則明敏年十六求舉進士不中曰有司豈枉我哉乃多買書閉户治之及再舉遂爲舉首起家饒州軍事推官與州將爭公事爲所擠幾不免及後將范文正公至君大喜曰此吾師也遂以爲師文正公亦數稱君勉以學君論議仁恕急人之窮於財物無所顧計凡以慕文正公故也弋陽富人爲客所誣將抵死君得實以告文正公未甚信然以君故使吏雜治之居數日富人得不死文正公由此愈知君任以事歲終將舉京官君

以讓其同官有親而老者文正公為歎息許之曰吾不可以不成君之善及文正公安撫河東乃始舉君可治劇於是君為兗州觀察推官又學春秋於孫復與石介為友州旱蝗奏便宜十餘事其一事請通登萊鹽商至今以為頼改大理寺丞知大名府館陶縣中貴人隨契丹使往來多擾縣君視遇有理人吏以無所苦先是多盜君用其黨推逐有發輒得後遂無為盜者詔集強壯刺其手為義勇多惶怖不知所為欲走君諭以詔意為

言利害皆就刺欣然曰劉君不吾欺也留守稱其能雖府事往往咨君計策用舉者通判廣信軍以親老不行通判建州當是時今河陽宰相富公以樞密副使使河北奏君掌機宜文字保州兵士為亂富公請君撫視君自長垣乘驛至其城下以三日會富公罷出君乃之建州方并屬縣諸里均其徭役人大喜而遭職方君喪以去通判青州又以毋夫人喪罷又通判廬州朝廷弛茶榷以君使江西議均其稅蓋期年而後反客曰平生聞

君敏而敢為今濡滯若此何故也君笑曰是固君之所能易也而我則不能且是役也朝廷豈以為他亦曰愛人而已令不深知其利害而苟簡以成之君雖以吾為敏而人必有不勝其弊者及奏事皆聽人果便之除廣南西路轉運判官於是修險阨募丁壯以減戍卒徙倉便輸考攝官功次絕其行賕居二年凡利害無所不興廢乃移荊湖北路至踰月卒家貧無以為喪自棺槨諸物皆荊南士人為具君娶江氏生五男二女男曰洙沂

汶為進士洙以君故試將作監主簿餘尚幼初君為范富二公所知一時士大夫爭譽其才君亦慨然自以當得意已而迍邅流落抑沒於庸人之中幾老矣乃稍出為世用若將以有為也而既死此愛君者所為恨惜然士之赫赫為世所顧者可覩矣以君始終得喪相除亦何負彼之有哉銘曰

嗟乎劉君宜壽而顯何畜之久而施之淺雖或止之亦或使之惟其有命故止於斯

尚書屯田員外郎仲君墓誌銘

看他韻折處

君仲氏諱訥字樸翁廣濟軍定陶人曾祖諱環祖諱祚皆弗仕而至君父諱尹始仕至曹州觀察支使贈右賛善大夫君景祐元年進士起家莫州防禦推官年少初官然上下無敢易者時傳契丹且大擾邊朝廷使中貴人來問知州張崇俊未知所對公策契丹無他為具奏論之崇俊喜曰朝廷必知非吾能為此然亦當善我能

聽用君也又權博州防禦判官以母夫人喪去去三年復權明州節度推官縣送海賊數十人獄具吳君獨疑而辨之數十人者皆得雪用舉者改大理寺丞知大名府清平邛州臨溪兩縣又通判解州於是三遷為尚書屯田員外郎而以皇祐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卒年五十五君厚重有大志不妄言笑喜讀書為古文章晚而尤好為詩詩尤稱於世所在有聲績然直道自信於權貴人不肯有所屈故好者少然亦多知其非常人也其

在越蜀士多從之學當寶元康定閒言者喜論兵其計不過攻守而已君獨推書所謂食哉唯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為禦戎議二篇嗟呼此流俗所羞以為迂而弗言者也非明於先王之義則孰知夫中國安富尊強之為必出於此君知此矣則其自信不屈宜以有所負而然惜乎其未試也君初娶王氏尚書駕部郎中蘭之女又娶李氏尚書虞部員外郎宗卿之女三男子伯達為太常博士次伯适伯同為進士三

女子嫁殿中丞任庚并州交城縣尉崔絳興元府户曹叅軍任膺博士以熙寧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葬君於定陶之閔丘鄉而以余之聞君也來求銘銘曰

於戲樸翁天偶人觭翔其德音而躓於時

京東提點刑獄陸君墓誌銘

誌止詳世系大畧並於銘中點綴生平

提點京東諸州軍刑獄公事兼本路勸農事朝奉郎尚書司封員外郎充集賢校理上輕車都尉賜緋魚袋借

紫陸君諱廣字彥博其先吳郡人也至君之高祖始遷福州之侯官以避唐末之亂曾祖諱景遷仕吳越爲驍騎上將官檢校太傅祖諱崇扆以威武軍觀察推官從其王歸京師官至殿中丞歷知瀘道潮貴四州以卒考諱中和不仕以君故贈官至尚書職方員外郎君以天聖二年進士起至皇祐四年某月以使走齊州某甲子卒於鄆之平陰君子長倩等以嘉祐四年某月某甲子葬君杭州之錢塘其所之原而書君繫世官職行能勞烈

卒葬之地一時以來求誌墓銘曰

於惟陸氏吳郡其始福之侯官近自唐徙君曾大考太傅將軍實仕吳越為皇陪臣太傅有子始來皇朝丞于殿中歷將四州卒葬侯官實生處士贈官職方君實其子維君諱廣彥博其字文辭甲科四府從事起家邵武再選徐州遂監稅酒滿歲陳留許昌之招寧海之從乃令烏程乃丞開封始佐著作去為尉氏詠歌仁明無有壯穉移印大邑告母高年免蜀就養稅商于泉又移導

江斗穀千錢君命振之以我公田盜居民家尉以囚來
囚言實盜君曰釋之尉方力爭衆亦莫寤後得真盜果
如君慮離堆之江豪右擅焉君修堰渠始詘其專灌田
為頃萬有七千鑴約示後後無凶年鄭文肅公來治杭
劇君以通判往從其辟州人僦屋吏代之輸君為剏法
遂無逋租中書選君御史推直有言朝廷今以為勑冬
狩于郊大講戎兵作箴以獻逆戒荒萌召寘集賢以為
校理當時名氏簡在天子出知婺州惡吏先鉏募能拯

溺民以不漁婺之明年改命治泉泉人習君謡語讙然為橋南江濟者免覆置虞州學士懷我育有告衆叛當君燕時命捕立得坐人不知蘇饑息窮去害除奬使臣以聞守政尤異智高盩邊吏不時搏君書驛上焯有方畧歸佐三司廷論南師帝曰可哉汝言予施河京以東再執刑柄諏囚于齊至鄆而病棄世平陰壽五十三有子四人扶喪而南長倩惟伯仲惟長緒長恕惟叔季惟長愈倩掾秀州敏有辭章緒由君恩郊社齋郎又女六

人皆出陳氏維陳淑慎善相君子四男有立女亦有歸受封長安即養無違爰以嘉祐六年正月歸君錢塘范村之穴惟君静深不苟笑嘻隆親篤友遇物愛慈讀書慨然慕古奇偉顧謂諸子仕當如此官止外郎尚書司封又不得年以既厥庸有文藏家後世之詒於君所得可以此窺有幽斯竁掩石在下撰君初終以告來者

節度推官陳君墓誌銘

入宋調然亦有一段風致

人之所難得乎天者聰明辨智敏給之材既得之矣能學問修為以自稱而不獘於無窮之欲此亦天之所難得乎人者也天能以人之所難得者與人人欲以天之所難得者徇天而天不少假以年則其得有不暇乎修為其為有不至乎成就此孔子所以歎夫未見其止而惜之者也陳君諱之元字某年二十七為武昌軍節度推官以卒自其為兒童強記捷見能不勞而超其長者少長慨然慕古人所為而又能學其文章既以進士起

家則喜曰無事於詩賦矣以吾日力盡之於所好其庶乎吾可以成材於是悉橐其家書之官而蚤夜讀以思思而不得則又從其朋友講解至於達而後已其材與志如此使天少假以年則其成就當如何哉然無幾何得疾病遂至於不起嗟乎此亦所謂未見其止而可惜者也君某州之某縣人曾祖曰某祖曰某考曰某以嘉祐某年某月某甲子其凡之方為之卜某州某縣某所之原以葬而臨川王某為銘曰

浮揚清明升氣之鄉沈翳濁墨降形之宅其升逺矣其孰能追其降在此有銘昭之

泰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

許君多竒氣而荆公之誌亦如之

君諱平字秉之姓許氏余甞譜其世家所謂今泰州海陵縣主簿者也君既與兄元相友愛稱天下而自少卓犖不羈善辨說與其兄俱以智畧為當世大人所器寶元時朝廷開方畧之選以招天下異能之士而陜西大

帥范文正公鄭文肅公爭以君所為書以薦於是得召試為太廟齋郎已而選泰州海陵縣主簿貴人多薦君有大材可試以事不宜棄之州縣君亦常慨然自許欲有所為然終不得一用其智能以卒噫其可哀也已士固有離世異俗獨行其意罵譏笑侮困辱而不悔彼皆無衆人之求而有所待於後世者也其齟齬固宜若夫智謀功名之士窺時俯仰以赴勢物之會而輒不遇者乃亦不可勝數辯足以移萬物而窮於用說之時謀足以

奪三軍而辱於右武之國此又何說哉嗟乎彼有所待而不悔者其知之矣君年五十九以嘉祐某年某月某甲子葬真州之揚子縣甘露鄉某所之原夫人李氏子男瓌不仕璋真州司户叅軍琦太廟齋郎琳進士女子五人已嫁二人進士周奉先泰州泰興縣令陶舜元銘曰有拔而起之莫擠而止之嗚呼許君而已於斯誰或使之

葛興祖墓誌銘

本興祖所仕不得志處點次多情

許州長社縣主簿葛君諱良嗣字興祖其先處州之麗水人而興祖之父徙居明州之鄞興祖葬其父潤州之丹徒故今又為丹徒人矣曾大父諱遇不仕大父諱旴贈尚書都官郎中父諱源以尚書度支郎中終仁宗時度支君三子當天聖景祐之間以文有聲赫然進士中先人嘗受其摯閱之終篇而屢歎葛氏之多子也既而三子者伯仲皆蚤死獨其季在即興祖興祖博知多能數舉進士角出其上而刻厲修潔篤於親友慨然欲有

所為以效於世者也年四十餘始以進士出仕州縣餘十年而卒窮於無所遇以死嗟乎命不可控引而才之難恃以自見蓋久矣然興祖於仕未嘗苟聞人疾苦欲去之如在已其臨視雖細故人不以屬耳目者必皆致其心論者多怪之曰興祖且老矣奬於州縣而服勤如此余曰是乃吾所欲於興祖夫大仕之則奮小仕之則怠忽以不治非知德者也興祖聞之以余之言為然興祖娶胡氏又娶鄭氏其卒年五十三實治平二年三月

辛巳某葬以胡氏祔在丹徒之長樂鄉顯揚村即某年十一月某甲子也輿祖三男子蘩縕皆有文學蘩許州臨頴縣主簿縕鄧州穰縣主簿蘋尚幼也四女子皆未嫁云銘曰

蹇於仕以爲人尤不憖施以年孰主孰謀無大憾於德又將何求

臨川吳子善墓誌銘

輾轉嗚咽

臨川吳氏有子興宗字子善年二十喪母而其父以生事付之則先日出以作後日入以息日午矣家一人未飯其夫婦必尚空腹天寒矣家一人未纊其夫婦必尚單衣蓋如此者二十年而終三十年而已死凡嫁五妹辦數喪又以其筋力之餘及於鄉黨苟有故必我勞人佚先往後歸而尤篤於友愛見弟有過則顔色愈温須飲酒歡極之間乃微示以意既而即泣下曰吾親屬我以汝吾所以不避艱險者保汝而已其弟終感悟悔改

為善士以文學名於世此待其弟乃爾若於他人則絶口不涉其非然里中少年聞其謦欬之音往往逃匿若匿不及則俛首恐愧而嘗有所絓一至訟庭及著械同絏數十人為之皆哭掌獄者驚起白守守立免焉其見畏愛多此類某謂其父為諸舅甚知其所為故於其弟子經孝宗之求誌以葬也為道而不辭子善嘗應進士舉後專於耕養遂不復應其死以治平四年八月九日而十二月十五日與其母黄氏共葬於靈源村父墓之

域中父諱偃亦有行義用疾弗仕祖諱表微尚書屯田員外郎曾祖諱英殿中丞初妻姓王氏一男良弼皆前卒再娶楊氏生蕘迨枉蕘始九歲而四女幼者一歲云

胡君墓誌銘

荆公峭峿每如此

王某之治鄞三月其故人胡舜元凶服立於門揖入問弔故以喪其父五月留而館意獨怪其來之早也居數月語吾弟曰吾釋父之殯跋山浮江從子之兄于海旁

願有謁也久矣不敢以言吾親之生我學於四方不得所欲以養今已不幸卒也得子之兄誌而銘之藏之墓中可以顯於今世以傳於後雖吾小人與榮焉無悔焉不知子之兄可不可吾弟以告予嘆曰審如是可以為孝君子固成人之孝而吾與之又脩其何顧而辭即取吾所素知者為之誌而銘之誌曰君諱某池之銅陵人生於丁丑興國之年也卒於丁亥是為慶歷七年子七人某以十月葬君於谷垂山胡氏世大家閤門數百人君有

子舜元獨招里先生教之為士其卒也族分而貲衰舜元為善士銘曰

壽七十一不為不多吾與之銘千古不磨

王深父墓誌銘

通篇以虛景相感慨而多沈鬱之思

吾友深父書足以致其言言足以遂其志志欲以聖人之道為己任蓋非至於命弗止也故不為小廉曲謹以投衆人耳目而取舍進退去就必度於仁義世皆稱其

學問文章行治然真知其人者不多而多見謂迂闊不足趣時合變嗟乎是乃所以為深父也令深父而有以合乎彼則必無以同乎此矣嘗獨以謂天之生夫人也殆將以壽考成其才使有待而後顯以施澤於天下或者誘其言以明先王之道覺後世之民嗚呼孰以為道不任於天德不酬於人而令死矣甚哉聖人君子之難知也以孟軻之聖而弟子所願止於管仲晏嬰況餘人乎至於揚雄尤當世之所賤簡其為門人者一侯芭而

已芭稱雄書以為勝周易易不可勝也芭尚不為知雄者而人皆曰古之人生無所遇合至其没久而後世莫不知若軻雄者其没皆過千歲讀其書知其意者甚少則後世所謂知者未必真也夫此兩人以老而終幸能著書書具在然尚如此嗟乎深父其智雖能知軻其於為雄雖幾可以無悔然其志未就其書未具而既早死豈特無所遇於今又將無所傳於後天之生夫人也而命之如此盖非余所能知也深父諱回本河南王氏其

後自光州之固始遷福州之侯官為侯官人者三世曾祖諱某某官祖諱某某官考諱某尚書兵部員外郎兵部塋頳州之汝陰故今為汝陰人深父嘗以進士補亳州衛真縣主簿歲餘自免去有勸之仕者輒辭以養母其卒以治平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年四十三於是朝廷用薦者以為某軍節度推官知陳州南頓縣事書下而深父死矣夫人曾氏先若干日卒子男一人某女二人皆尚幼諸弟以某年某月某日塋深父某縣某鄉某里

以曾氏祔銘曰

嗚呼深父維德之仔肩以迪祖武厥艱荒遐力必踐取莫吾知庸亦莫吾侮神則尚反歸形此土

王逢原墓誌銘

通篇無事蹟獨以虛景相感慨

嗚呼道之不明邪豈特教之不至也士亦有罪焉嗚呼道之不行邪豈特化之不至也士亦有罪焉蓋無常產而有常心者古之所謂士也士誠有常心以操聖人之

說而力行之則道雖不明乎天下必明於已道雖不行於天下必行於妻子内有以明於已外有以行於妻子則其言行必不孤立於天下矣此孔子孟子伯夷柳下惠揚雄之徒所以有功於世也嗚呼以予之昏弱不肖固亦士之有罪者而得友焉余友字逢原諱令姓王氏廣陵人也始予愛其文章而得其所以言中予愛其節行而得其所以行卒予得其所以言浩浩乎其將沿而不窮也得其所以行超超乎其將追而不至也於是慨

然歟以為可以任世之重而有功於天下者將在於此

余將友之而不得也嗚呼今棄予而死矣悲夫逢原左

武衛大將軍諱奉諲之曾孫大理評事諱珙之孫而鄭

州管城縣主簿諱世倫之子五歲而孤二十八而卒卒

之九十三日嘉祐四年丙申葬于常州武進縣南鄉薛

村之原夫人吳氏亦有賢行於是方娠也未知其子之

男女銘曰

壽胡不多天實爾嗇曰天不相胡厚爾德厚也培之嗇

也推之樂以不罷不怨以疑嗚呼天民將在于兹

金溪吳君墓誌銘

嗚咽

君和易罕言外如其中言未嘗極人過失至論前世善惡其國家存亡治亂成敗所繫甚可聽也嘗所讀書甚衆尤好古而學其辭其辭又能盡其議論年四十三四以進士試於有司而卒困於無所就其葬也以皇祐六年某月日撫州之金溪縣歸德鄉石廪之原在其舍南

五里當是時君母夫人既老而子世隆世範皆尚幼三女子其一卒其二未嫁云嗚呼以君之有與夫世之貴富而名聞天下者計焉其獨歉彼耶然而不得禄以行其意以祭以養以遺其子孫以卒此其士友之所以悲也夫學者將以盡其性盡性而命可知也知命矣於君之不得意其又何悲耶銘曰

蕃君名字彦弼氏吳其先自姬出以儒起家世晁檝獨成之難幽以折厥銘維甥訂君實

簡而深

馬漢臣墓誌銘

合淝人馬仲舒字漢臣其先茂陵人父皐為江東撥發寘其家金陵漢臣因入學齒諸生為人喜酒色其相語以褻私侈為主父母不欲之又隆愛之不能逆其意以教也然漢臣亦踈金錢急人險艱不自顧計於衆中尤慕近予予亦識其可教以禮法開之果大寤遂自刬刻務以入禮法從予學作進士既數月其辭章粲然充其

科者也漢臣長予四年予兄弟視之漢臣視予則師弟子如也嘗助予叔父之喪若子姓然慶歷六年漢臣冠五年矣從予入京師待進士舉六月病死死時予亦病其叔父在京師因得棺斂歸金陵殯於某年某月乃塟于某處孔子曰秀而不實者有矣夫漢臣幾是矣噫誌其墓云

吳處士墓誌銘

序處士生平故皆虛語

君吳氏諱某字某其先建安大姓曽大父諱某建州長史大父諱某館驛巡官檢校尚書吏部員外郎皆江南李氏所置也方李氏時吏部府君之父子同時仕江南者以十數至君之考諱某始以汀州軍事推官歸選於朝主鄭之新鄭簿君少孤事母夫人至孝與其弟輌相愛春秋祭先人雖老矣眂牲省蘢皆不以屬子孫俯仰齋慄如見其饗之者已祭未嘗不悲哀也讀書取大指通而已或勸之謀利曰吾貧久矣人以我為憂而我以

是為樂不能改也有子三人甫申冉皆不使事生產曰
士而貧多於工商而富也三人者皆以進士貢於鄉而
申為太平州軍事推官君年七十八某年某月某日卒
於太平之官舍甫等護其柩歸葬於江州某縣某鄉某
原某年某月日也夫人前君卒別葬實南陽葉氏始君
所居毀於水乃奉母夫人來客江州愛其山川而遂家
之故其塋也以歸焉申之友南陽張頡論次君之事如
此而申以告曰先人不幸力為善而不獲顯於天下今

具塋宜得銘使後世有見焉嗟乎予不及識君矣然予之故人多能言君之教諸子盡其道故卒皆有立而申之文行尤以知名於世方今士大夫之列於朝者天子於其父母皆有以寵嘉之其官封之卑鉅視其子所以勸天下之為父母而慰其子之心以君之善教而子之材宜及其身有高爵盛位之報焉其生也既不及其没也孰知其不卒享也哉是故不宜無銘也銘曰

士或為仁稱止一鄉至其後興厥聞乃光或業以勤而

傳之杞維是不朽實君有子

孔處士墓誌銘

通篇虛景却叙得有法

先生諱旼字寧極睦州桐廬縣尉諱詢之曾孫贈國子博士諱延滔之孫尚書都官員外郎諱昭亮之子自都官而上至孔子四十五世先生嘗欲舉進士已而悔曰吾豈有不得已於此邪遂居于汝州之龍興山而上𡋯其親于汝汝人爭訟之不可平者不聽有司而聽先生

之一言不羞犯有司之刑而以不得於先生為耻慶歷七年詔求天下行義之士而守臣以先生應詔於是朝廷賜之米帛又敕州縣除其雜賦嘉祐三年近臣多言先生有道德可用而執政度以為不肯屈除守秘書省校書郎致仕四年近臣又多以為言乃召以為國子監直講先生辭乃除守光禄寺丞致仕五年大臣有請先生為其屬縣者於是天子以知汝州龍興縣事先生又辭未聽而六月某日先生終于家年六十七大臣有為

之請命者乃特贈太常丞至七年月日弟矚塟先生於堯山都官之兆而以夫人李氏祔李氏故大理評事昌符之女生一女嫁為士人妻而先物故先生事父母至孝居喪如禮遇人恂恂雖僕奴不忍以辭氣加焉衣食與田桑有餘輒以賙其鄉里貧而後不能償者未嘗問也未嘗疑人人亦以故不忍欺之而世之傳先生者多異學士大夫有知而能言者蓋先生孝弟忠信無求於世足以使其鄉人畏服之如此而先生未嘗為異也先

生博學尤喜易未嘗著書獨大衍一篇傳於世考其行治非有得於內其孰能致此耶當漢之東徙高守節之士而亦以故成俗故當世處士之聞獨多於後世乃至於今知名為賢而處者蓋亦無有幾人豈世之所不尚遂湮没而無聞抑士之趨操亦有待於世邪若先生固不為有待於世而卓然自見於時豈非所謂豪傑之士者哉其可銘也已銘曰

有入而不出以身易物有往而不反以私其佚嗚呼先

生好潔而無尤匪佚之為私維志之求

建安章君墓誌銘

序跌宕之行故文亦跌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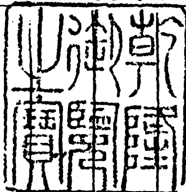
君諱友直姓章氏少則卓越自放不羈不肯求選舉然有高節大度過人之材其族人郇公為宰相欲奏而官之非其好不就也自江淮之上嶺南之間以至京師無不游將相大人豪傑之士以至閭巷庸人小子皆與之交際未嘗有所忤莫不得其歡心卒然以是非利害加

之而莫能見其喜慍視其心若不知富貴貧賤之可以擇而取也頹然而已矣昔列禦寇莊周當文武末世哀天下之士沈於得喪陷于毀譽離性命之情而自託於人偽以爭須臾之欲故其所稱述多所謂天之君子若君者似之矣君讀書通大指尤善相人然諱其術不多為人道之知音樂書畫奕碁皆以知名於一時皇祐中近臣言君文章善篆有旨召試君辭焉於是太學篆石經又言君善篆與李斯陽冰相上下又召君君即往經成除

試將作監主簿不就也嘉祐七年十一月甲子以疾卒于京師年五十七娶辛氏生二男存孺為進士五女子其長嫁常州晉陵縣主簿侍其疇早卒疇又娶其中女次適蘇州吳縣黃元二人未嫁君家建安者五世其先則豫章人也君曽祖考諱某佐江南李氏為建州軍事推官祖考諱某皇著作佐郎贈工部尚書考諱某京兆府節度判官君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潤州丹陽縣金山之東園銘曰

弗績弗雕弗跂以為高俯以狎於野仰以游於朝中則

有實視銘其昭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九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九十五 九十六

詳校官左中允臣瑭五珠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温汝适

謄録監生臣范　熒

欽定四庫全書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九十五

明 茅坤 撰

臨川文鈔十五

墓誌銘

尚書都官員外郎侍御史王公墓碣銘

王侍御多大體而荆公所次亦特本大體而條書之

慶歴五年天子以尚書都官員外郎通判荊南府王公爲侍御史居一年以入三司爲户部判官又一年還之爲言事御史頃之奏事殿中疾作歸翌日卒其家以不起聞天子悼閔走中人賻之金帛又官其一子先是御史有物故者不賻由公故乃敕有司并賻蓋天子之所以録其忠如此自公舉進士時已能力學自立以經術游於江淮之南爲學者所歸至爲許州司理叅軍則以其職與强貴人抗曲直獄疑當死賴以活者至數人再主

簿於杭之臨安開封之扶溝遂選開封府法曹參軍令皆不能出其治尹亦不敢侵其守而薦者以十數歲當遷府推官惡不順己持其奏不肯書欲詘公請己公故不詘推官度終無可柰何乃卒任公還秘書省著作佐郎已而覃恩遷秘書丞乃出知洪州分寧縣入為審刑詳議官數以疑似辨上前輒釋及佐荆南能以義憚其守錯諸不法事嘗上書諭南方用師討猺蠻不如撫而降之利先是公在京師天子以災異詔百官言事公所

言有以儆世者其後御史府惡老者在事不能自已以言趣之去位公以謂於老者薄非所以廣仁孝於天下且養之非其道使至於無耻而專以法格之滋所以使人薄也乃推三代禮意為養老頌以諷凡公之行已治民及所以論於上者皆出於寛厚誠恕而其言易直以明故其召而為御史也未至而好公者已信其能稱職矣同時御史聞一事皆爭言塞職其已嘗言公未嘗繼以言曰可悟上意足矣然排黨幸為獨切其言多同時

御史所不能言者每承上閒言人不能無過若以古繩墨治之世殆無全人為國家用者要之忠信而已忠信雖有過尚足用也其大指所存如此嗚呼古所謂淑人君子者公於是可以當之矣公既行内修其大者為世所稱至其施於小亦皆敏而盡力顧余不得盡載也然讀余之所載則亦槩足以知公矣公諱某字某其先為漢雁門太守者曰澤澤後十八世雄為唐東都留守封望太原族墓在河南而世宦學不絶為閒姓至唐之將

亡雄諸孫頎陵夷始自缺其譜亡不知幾傳而至護始居福之候官曰本河南人雄之後也護生伸伸生廷簡當閩王審知時被署為安遠使有勞烈於其國審知死遂置其官以老安遠二子其季居政娶邑里姚氏女生公自護四世至公始以文行發名追官皇考至秘書丞而以昭德縣太君封其母夫人曾氏贈尚書兵部侍郎會之女封金華縣君婦順母嚴公所以紀其家蓋有助焉生五男子回向固同冋皆為士其文學行義有過絕人

者故人莫不知公後世之將大顯以蕃而以公之仕不充其志為無憾也公年六十三以既卒之三年塟潁州之某鄉某原初公嘗過游潁之樂故諸孤御其母家焉而以公於塟至是回之友臨川王某追銘墓上實至和二年也銘曰

顯姓維王出不一宗公先河南實祖於雄來閩四世乃挺以生其來則否其去而亨歸忠于君播惠在甿配時前人駿發以升世不載德孰為榮名謂公有後其豈公卿

贈尚書刑部侍郎王公墓誌銘

篇中多倒句倒字相㸃次荆公好奇處

江陵縣有合塟龍山之西者為宋龍川令贈尚書刑部侍郎王公之墓公之卒得年七十一其塟之歳在辛卯為皇祐三年十二月甲申龍川其所卒也以刑部侍郎贈公者曰公之子光禄卿周公諱文亮字昭遠其先晉丞相導也丞相十有六世之孫儉為唐正議大夫刺明州始去長安之萬年為明之奉化人大夫之兄曰溱溱

生紳紳生韶韶生公四世咸為縣令方錢氏之王吳越也公嘗試策入等為其屬州之掾國除選於京師復掾密州尉䕫奉節為邢之任令舉者二十餘人不用歎曰吾既其衰矣而為是是不可以已耶即以疾去去之八年無復言進仕黨故強起之復嘆曰仕不仕惟義也吾敢自必於其間耶起令龍川遂卒始公尚少以文稱於士友嘗渡浙江有忘白金百斤於舟公最後獨見之留三日得忘者歸之而後去而不告以名他日從者以為

言於是又稱其長者令兩縣吏民皆曰賢令也既亡皆哀焉合葬于龍山者天水郡太君權氏善草隷書誦數經能畧通其說實唐貞孝公臯之十七世孫云子男四人向類高為進士克其業其季光禄君也女三人皆歸聞人光禄君方潔勤審下賢好學人以為君子之子焉自晉之亂而戎夷盜賊穴有中國且亂且治至于今歲千年士大夫之家流落顛頓不常其世後雖有振起者多不知其族之所出獨光禄卿之家為世其家而能自

道尤詳自大夫伯仲至公四世之告命皆具在命其宗人之子某銘公之墓者光禄君也銘曰

公先籍秦系相導大夫相孫維作守兄潨遂留家海浦
子紳孫韶公祖考于東西傳弗甚耀藏仁厥家以賚後
後蕃而昌其必效令卿追公爲之兆

贈光禄少卿趙君墓誌銘

此篇如秋水可掬

儂智高反廣南攻破諸州州將之以義死者二人而康

州趙君余嘗知其為賢者也君用叔祖蔭試將作監主簿選許州陽翟縣主簿潭州司法參軍數以公事抗轉運使連劾奏君而州將為君訟於朝以故得無坐用舉者為温州樂清縣令又用舉者就除寧海軍節度推官知衢州江山縣斷治出己當於民心而吏不能得民一錢棄物道上人無敢取者余嘗至衢州而君之去江山蓋已久矣衢人尚思君之所為而稱説之不容口又用舉者改大理寺丞知徐州彭城縣祀明堂恩改太子右

賛善大夫移知康州至二月而儂智高來攻君悉其卒三百以戰智高為之少却至夜君顧夫人取州印佩之使負其子以匿曰明日賊必大至吾知不敵然不可以去汝留死無為也明日戰不勝遂抗賊以死於是君年四十二兵馬監押馬貴者與卒三百人亦皆死而無一人亡者初君戰時馬貴惶擾至不能食飲君獨飽如平時至夜貴卧不能著寢君即大鼾比明而後寤夫死生之故亦大矣而君所以處之如此嗚呼其於義與命可

謂能安之矣君死之後二日而州司理譚必始為之棺斂又百日而君弟至遂護其喪歸葬至江山江山之人老幼相攜扶祭哭其迎君喪有數百里者而康州之人亦請於安撫使而為君置屋以祠安撫使以君之事聞天子贈君光禄少卿官其一子覲右侍禁官其弟子試將作監主簿又以其弟潤州録事叅軍師陟為大理寺丞簽書泰州軍事判官廳公事君諱師旦字潛叔其先單州之武成人曾祖諱晟贈太師祖諱和尚書比部郎

中贈光祿少卿考諱應言太常博士贈尚書屯田郎中自君之祖始去武成而壟楚州之山陽故今為山陽人而君弟以嘉祐五年正月十六日壟君山陽上鄉仁和之原於是夫人王氏亦卒矣遂舉其喪以祔銘曰

可以無禍有功於時玩君安榮相顧莫為誰其視死高蹈不疑嗚呼康州銘以昭之

王平甫墓誌

荆公誌弟平甫墓絶不露兄云云盖兩不相能而

深忌之故耳

君臨川王氏諱安國字平甫贈太師中書令諱明之曾孫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諱用之之孫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康國公諱益之子自丱角未嘗從人受學操筆為戲文皆成理年十二出其所為銘詩賦論數十篇觀者驚焉自是遂以文學為一時賢士大夫譽歎蓋於書無所不該於詞無所不工然數舉進士不售舉茂才異等有司考其所獻序言第一又以母喪不試君孝

友養母盡力喪三年常在墓側出血和墨書佛經甚衆州上其行義不報今上即位近臣共薦君材行卓越宜特見招選為繕書其序言以獻大臣亦多稱之手詔褒異召試賜進士及第除武昌軍節度推官教授西京國子未幾校書崇文院特改著作佐郎秘閣挍理士皆以謂君且顯矣然卒不偶官止於大理寺丞年止於四十七以熙寧七年八月十七日不起越元豐三年四月二十七日葬江寧府鍾山母楚國太夫人墓左百有十六

步有文集六十卷妻曾氏子旟孖女壻葉濤處者四女濤有學行知名旟孖亦皆嶷嶷有立君祉所施庶在於此

亡兄王常甫墓誌銘

荆公以兄常甫才而不遇故特於文章虛景相感慨令人讀之而有餘悲

先生七歲好學毅然不苟戲笑讀書二十年當慶歷中天子以書賜州縣大置學先生學完行高江淮間州爭欲以為師所留輒以詩書禮易春秋授弟子慕聞來者

往往千餘里磨礱淬濯成就其器不可勝載而先生始以進士下科補宣州司户至三月轉運使以監江寧府鹽院又三月卒又七月葬則卒之明年四月也實皇祐四年墓在先君東南五步先君姓王氏諱益官世行治既有銘先生其長子諱安仁字常甫年三十七生兩女嗚呼先生之道德蓄於身而施於家不博見於天下文章名於世特以應世之須爾大志所欲論著蓋未出也而世之工言能使不朽者又知先生莫能深嗚呼先生

之所存其卒於無傳耶始先生常以為功與名不足懷葢亦有命焉君子之學盡其性而已然則先生之無傳葢不憾也雖然先生孝友最隆委百世之重而無所屬以傳有母有弟方壯而奪之使不得相處以久先生尚有知其無窮憂矣嗚呼以往而推存痛其有已邪痛其有已邪先生有文十五卷其弟既次以藏其家又次行治藏於墓嗚呼酷矣極矣銘止矣其能使先生傳邪

王補之墓誌銘

序事簡而不詳世系然譬之兵家者少敗衆巳

君南城人王氏諱無咎字補之嘉祐二年進士也初補江都縣尉丁父憂服除調衛真縣主簿嘗弃天台縣令以與予共學久之無以衣食其妻子乃去補南康縣主簿會予召至京師因留教授上方興學校以經術造士予言君可教國子命且下而君死君所在學者歸焉賢士大夫皆慕與之游然君寡合常閉門治書唯與予言莫逆當熙寧初所謂質直好義不為利疚於回而學不

厭者予獨知君而已君之死年四十有六實熙寧二年閏十一月丁巳至四年二月壬申妻曾氏子絪縕始克葬君南城縣禮教鄉長義里銘曰

安時所難學以為己於呼鮮哉可謂君子

臨川王君墓誌銘

曾王誌墓數以議論行叙事之文而王爲甚多

鑱思刻書處然非史漢法矣

孔子論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固有等矣至其

以事親為始而能竭吾才則自聖人至於士其可以無憾焉一也余叔父諱師錫字某少孤則致孝於其母憂悲愉樂不主於已以其母而已學於他州凡被服飲食玩好之物苟可以悏吾母而力能有之者皆聚以歸雖甚勞窘終不廢豐其母以及其昆弟姑姊妹不敢愛其力之所能得約其身以及其妻子不敢慊其意之所欲為其外行則自鄉黨鄰里及其嘗所與遊之人莫不得其歡心其不幸而蚤死也則莫不為之悲傷歎息夫其

所以事親能如此雖有不至其亦可以無憾矣自庠序聘舉之法壞而國論不及乎閨門之隱士之務本者常詘於浮華淺薄之才故余叔父之卒年三十七數以進士試於有司而猶不得祿賜以寛一日之養焉而世之論士也以苟難為賢而余叔父之孝又未有以過古之中制也以故世之稱其行者亦少焉蓋以叔父自為則由外至者吾無意於其間可也自君子之在埶者觀之使為善者不得職而無以成名則中材何以勉焉悲夫

叔父娶朱氏子男一人某女子一人皆尚幼其塟也以至和四年祔于真州某縣某鄉銅山之原皇考諫議公之兆為銘銘曰

天孰為之窮孰為之為吾能為已矣無悲

曾公夫人萬年太君黄氏墓誌銘

通篇虛景語如貫珠如連環

夫人江寧黄氏兼侍御史知永安場諱某之子南豐曾氏贈尚書水部員外郎諱某之婦贈諫議大夫諱某之

妻凡受縣君封者四蕭山江夏遂昌雒陽受縣太君封者二會稽萬年男子四女子三以慶歷四年某月日卒于撫州壽九十有二明年某月葬于南豐之某地夫人十四歲無母事永安府君至孝修家事有法二十三歲歸曾氏不及舅水部府君之養以事永安之孝事姑陳留縣君以治父母之家治夫家事姑之黨稱其所以事姑之禮事夫與夫之黨若嚴上然睗子慈睗子之黨若子然每自戒不處白人善否有問之曰順為正婦道也

吾勤此而已處白人善否靡靡然為聰明非婦人宜也以此為女與婦其傳而至於没與為女婦時弗差也故內外親無老幼疎近無智不能尊者皆愛輩者皆附畀者皆慕之為女婦在其前者多自歎不及後来者皆曰可矜法也其言色在視聽則皆得所欲其離別則涕洟不能捨有疾皆憂及其喪來弔哭皆哀有餘於戲夫人之德如是是宜有銘者銘曰

女子之德煦顧愉愉教隨承弗行婦妾乘夫趨為亢厲勵

之顓愚猗嗟夫人惟德之經媚于族姻柔色淑聲其究

女初不傾不盈誰疑不信來監于銘

僊居縣太君魏氏墓誌銘

以虛景感慨起案而誌特畧又一調也

臨川王某曰俗之壞久矣自學士大夫多不能終其節

況女子乎當是時僊居縣太君魏氏抱數歲之孤專屋

而閒居躬為桑麻以取衣食窮苦困阨久矣而無變志

卒就其子以能有家受封于朝而為里賢母嗚呼其可

銘也於其塋爲序而銘焉序曰魏氏其先江寧人太君之曾祖諱某光祿寺卿祖諱某池州刺史考諱某太子諭德皆江南李氏時也李氏國除而諭德易名居中退居于常州以太君爲賢而選所嫁得江陰沈君諱某曰此可以與吾女矣於是時太君年十九歸沈氏歸十年生兩子而沈君以進士甲科爲廣德軍判官以卒太君親以詩論語孝經教兩子兩子就外學時數歲耳則已能誦此三經矣其後子迥爲進士子遵爲殿中丞知連州軍

州而太君年六十有四以終于州之正寢時皇祐二年六月庚辰也嘉祐二年十二月庚申兩子葬太君江陰申港之西懷仁里於是遵爲太常博士通判建州軍州事而沈君贈官至太常博士銘曰

山朝于躋其下惟谷纘我博士夫人之淑其淑維何博士其家二子翼翼䔲跗其華詵詵諸孫其實其葩孰云其昌其始萌芽皇有顯報曰維在後碩大蕃衍封牲以告視銘考施夫人之效

高陽郡君齊氏墓誌銘

次婦行有法

夫人故翰林侍讀學士贈開府儀同三司王公諱洙之妻故光祿寺丞力臣今太常寺太祝欽臣秘書省著作佐郎陟臣秘書省正字曽臣之繼母也齊氏好讀書能文章有高節美行治平二年年五十五以五月初三日終於亳州其子之官舍治平三年十月初八日祔葬于南京虞城縣孟諸鄉田丘里初夫人自哀早孤誓不嫁

以養母及公失初妻諸子幼聞夫人賢行求之曰是必能母吾子於是母兄強嫁之及歸果能母諸子聰明而仁恭儉以有禮閨門欣欣無一異言始封縣文安又封郡高陽而公卒即舉家政屬之子婦齋居素服不御酒樂以至沒齒雖時為詩然未嘗以視人及終乃得五十四篇其言高潔曠遠非近世婦人女子之所能為又得遺令一篇令薄葬其言死生之故甚有理齊氏祁州蒲陰人夫人曾祖諱某故不仕祖諱安故不仕考諱永清

莫州防禦推官兄㤿弟惲皆知名公四男一女女嫁尚書職方員外郎陳安道夫人既善撫諸子而諸子亦多賢能致孝於塋來求銘銘曰

在冀中山有孝季齊少孤恃母悲不忍離及以義行乃終順慈顯顯王公學問文章族為大家爵祿寵光來繼來助其賢則譽銘詩幽宮以告齊終齊終有始自其為子

建陽陳夫人墓誌銘

誌不過二百言而文多韻折可悲

夫人建陽陳氏嫁同縣人余君為繼室余君諱楚有子
四人其二人則夫人之子夫人之少子翼生三歳而余
君卒余氏世大姓也夫人盡其産以仁先母之子而使
翼之四方遊學戒曰往成汝志必力無以吾貧為恤於
是翼年十五蓋在外十二年而後以進士起家為吏歸
見夫人於鄉里方此時夫人閉門窮窶幾無以自存母
子相泣閭巷聚觀歎息曰賢哉是母有子食其禄宜也
蓋食其子之禄十四年翼尉宿松而夫人年七十八以

某年某月卒於宿松之官舍某年某月某日葬宣州宣城縣鳳林鄉竹塘里夫人之子長曰某死矣翼有文學善議論雖久困無所合然一時文人多知之者其卒能追榮夫人乎於其葬臨川王某銘曰

在句之陰有幽新宅誰筮葬母瘞銘斯石子閩余姓母氏惟陳梵梵其行婉婉其仁善祿有終名則不泯

永嘉縣君陳氏墓誌銘

次婦之賢始則於其夫之言夫亡則於其兄之子之

言為案有法

陳氏於蘇州為大姓夫人者太子中允諱之武之子某官贈太常卿諱郁之孫左賛善大夫諱質之曽孫而太常博士王君諱逢之妻也聰明順善動有禮法以不及養舅姑也故於祭祀尤謹博士祿賜盡之宗族朋友不足則出衣服簪珥助之而不言選飾妾御進之不忌然博士終無子蓋吾聞於博士者如此撫博士之兄子如已子哭博士三年未嘗如陳氏除喪大貧顯者求以為

妻族人強之不可又強之則涕泣自誓居頃感疾以死蓋吾聞於博士之兄子景元者如此然夫人之行非特出於二人之言凡習陳氏王氏者皆知其為賢而哀其志其封曰永嘉縣君其卒於蘇州以治平二年十一月九日年三十八其葬以三年十一月某日從博士於閶門之西原銘曰

轂也從於此嬰也隨以死歸義與命奚傷乎無子

鄭公夫人李氏墓誌銘

篇中多韻折多佳句

尚書祠部郎中贈戸部侍郎安陸鄭氏諱紓之夫人追封汝南郡太君李氏者尚書駕部郎中贈衛尉卿文蔚之子也光州僊居縣令贈工部員外郎諱岵之孫以祥符九年嫁至天聖九年年三十二以八月壬辰卒於其夫為安州應城縣主簿之時後三十七年為熙寜元年八月庚申祔於其夫安陸太平鄉進賢里之墓於是夫人兩子獮為祕書丞知潭州攸縣獬為翰林學士尚書

兵部員外郎知制誥一女子嫁郊社齋郎張蒙山夫人敏於德詳於禮事皇姑稱孝内諧外附上下裕如鄭公大姓嘗以其富主四方之游士至侍郎則始貧而專於學夫人又故富家盡其資以助賓祭補紉滌濯饎爨朝夕人有不任其勞苦夫人歡終日如未嘗貧故侍郎亦以自安於困約之時如未嘗富鄭氏蓋將日顯矣而夫人不及其顯祿嗚呼良可悲也於其葬臨川人王某為銘曰

於嗟夫人歸孔昭兮窈其為德婉有儀兮命云如何壯則萎兮烝烝令子悲慕思兮有嚴塋祔祭配祇兮告哀無窮銘此詩兮

僊源縣太君夏侯氏墓碣

序世系外特以虛議揭之於碣亦變調

僊源縣太君夏侯氏濟州鉅野人尚書駕部員外郎諱晟之子翰林侍讀學士尚書户部侍郎譙公諱嶠之孫贈太子太師諱浦之曾孫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知

鄧州軍州事陽夏公謝氏諱絳之夫人太常博士通判汾州軍州事景初之母年二十三卒後五年葬杭州之富陽於是時陽夏公為太常丞祕閣校理博士生五歳矣而其女兄一人亦幼又十五年康定二年博士舉夫人如鄧以合於陽夏公之墓而臨川王某書其碣曰夫人以順為婦而交族親以謹以嚴為母而撫媵御以寛陽夏公之名天下莫不聞而曰吾不以家為恤六年於此者夫人之相我也故於其卒聞者欲其有後而夫

人之子果以才稱於世嗚呼陽夏公之事在太史雖無刻石吾知其不朽矣若夫夫人之善不有以表之隧上其能與公之烈相久而傳乎此博士所以屬予之意也予讀詩惟周士大夫侯公之妃修身飭行動止以禮能輔佐勸勉其君子而王道賴以成蓋其法度之教非一日而其習俗不得不然也及至後世自當世所謂賢者於其家不能以獨化而夫人卓然如此惜乎其蚤世也顧其行治雖列之於風以為後世觀豈愧也哉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九十五